

叶文玲

---

YE WEN LING

---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 叶文玲代表作

刘大枫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叶文玲代表作**

刘大枫 编 责任编辑 天俊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1 字数 320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7-215-02486-5/1·304 定价 12.30 元



作者

“哑巴？他是哑巴？我家换主儿问棍似的  
朱住了。”

“老太太正捧钱下去，忽然，两条辫子一  
飘，提着一桶清透<sup>向</sup>的凉水姑娘进来了，她头  
也不抬地走<sup>向</sup>屋角的缸边，一只手擦着围裙，一  
只手轻巧地舀起桶来，把水哗<sup>向</sup>缸里倒。她  
做得那么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

“朱老太太弹<sup>了</sup>紫灰站起来，笑咪咪地抱  
住她的肩，打<sup>了</sup>个手势。姑娘这才转过头来，  
仔细打量了我一眼，这一望，就象梅花瓣突然  
飞贴到她的腮上似的，她的两颊<sup>也</sup>红了。她轻  
轻扯那条<sup>也</sup>角裙，把字花的衣蓝围裙，便一  
手提起桶，一手捂着嘴，不出声地哭着跑了。”

“‘走了么？’朱老太太哭着摇头叹息。  
‘你看，多伶俐的好娃，也不知前世作了什么

##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美璧

## 前 言

当代中年女作家叶文玲，1942年11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1957年初中毕业，虽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高中，却因其兄（时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右派”错案的株连而被取消入学资格，遂以十五岁的年纪参加了农业生产。尔后，为了生计，又做过幼儿园教养员、民办小学教师、农场工人。1962年夏结婚后，随丈夫迁居河南，又长期没有户口和工作。幼儿待哺，丈夫为清苦的中学教员，其生活行囊之沉重，由此可见一斑。数年后，靠多方奔走和任劳任怨的实干，她才结束了家庭妇女的身份，先后在郑州两家集体性质的工厂当冲压工和铣工。

然而，坎坷的生活道路并未使叶文玲失去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反而更加坚定了地向文学殿堂不断攀登的信念。自1958年发表处女作始，凡三十余年，其间除“文化大革命”中几近辍笔，她一直勤奋笔耕。1979年，她以业余作者身份，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同年，由所在机械工具厂调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河南省文联委员、作协理事。198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1981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1984年，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



家协会理事。1985年3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由河南调回原籍浙江，为作协浙江分会专业作家。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迄今为止，叶文玲已发表了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二十余部，短篇小说七、八十篇，散文百十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及理论探讨、创作体会文章若干篇。其中，短篇小说《寂静的山谷》获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二等奖；短篇小说《心香》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当代》荣誉奖；短篇小说《拐角》、中篇小说《小溪九道弯》分别获1981年河南省优秀短篇小说、优秀中篇小说奖。还有中篇小说《浪漫的黄昏》获浙江省1985—1989年优秀作品奖；据她的报告文学《太阳的摇篮》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获得了“七一”征文奖。此外还有九篇散文，同于1991年分别获得了各类奖项。

叶文玲的作品除发表于全国各报刊，还出版有长篇小说单行本《太阳的骄子》，中篇小说单行本《弯弯的金竹塘》（儿童文学）、《小溪九道弯》、《青灯》、《父母官》，短篇小说集《无花果》、《心香》，中短篇小说集《独特的歌》、《长塘镇风情》、《叶文玲小说选》、《冰上圆舞曲》、《浪漫的黄昏》，中篇小说集《湍溪夜话》，散文集《梦里寻你千百度》、《写在椰叶上的日记》、《不了情》，理论探讨、创作体会文集《艺术创造的视角》，共十七本书。

## 二

读叶文玲的作品，可见一个基本的主题：努力寻觅和发掘生活中的美。这在她的前期创作中，主要表现为正面的歌颂。

在从学步到成名大约二十多年艰苦漫长的历程中，叶文玲一

直命运多蹇，遭遇坎坷。作家身处逆境，往往会使作品笔调沉重，更多地抒写那忧愤、抗争的心声。然而，叶文玲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却一以贯之地总在力图描绘一个色彩明丽的世界。最早发表而今已无存的一篇小小说，就赞颂了普通人纯朴的思想和心灵。这就是她十三岁那年发表在县办《玉环报》上的八百字的《夫妻间的小风波》。三年后，她开始发表在正式文学刊物上的《我和雪梅》，也以一个刚刚踏入生活的小姑娘的眼光和感受，表现出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农民们对一种新奇的生产方式感到无限喜悦的心情。这一时期她发表的另外一些小说亦如此，都有着清新、明朗、乐观、昂扬的基调，流露出对生活的挚爱和憧憬。至翦灭“四凶”之后，约有三年光景，她虽在作品中增加了一些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内容，但目光仍偏注于好人好事、新人新事，用自己的笔为生活中的美和光明尽情歌唱。如收入本书的《丹梅》，即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一个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文革”岁月里，宛如红梅傲然开放的雷锋式的女青年。还有未收入本书的《无花果》（《人民日报》1978年7月16日）、《寂静的山谷》（《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7期）等也大抵如此，虽题材不同，却都以对优秀人物、优秀品质的颂扬为指归。而作家自己，此时则仍处于车间女工和家庭主妇的困境。这说明，尽管叶文玲从步入社会以来所亲眼看到、切身感到的现实生活并不全然美好，但她总是力图“用山头海角一个黄毛丫头的真诚和热情，努力地在生活中觅寻和挖掘……巴望一如所愿，能够继续采掘到那朵永不凋谢的鲜花——生活中的美”（叶文玲谈创作：《发掘生活中的美》，见《梦里寻你千百度》一书），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显示出了节奏轻快、色调明朗的特点，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片光明的景象。

联系叶文玲的个人生活际遇，她此期作品的格调似乎有些不

可理解，这就是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艰难的生活与轻松的文学”的矛盾。“文学这条线是欢声笑语，是沐浴着新生活阳光的新人新事；生活这条线却是艰难的人生跋涉，从故土飘流到异乡、从农村小镇辗转于城市一隅，为职业、户口、房子、孩子而奔波操劳，生活境况潦倒困顿，经受着物质贫困与精神饥渴的双重磨难”（刘思谦：《叶文玲“小溪风格”之得失与流变》，《花城》1985年第3期）。叶文玲似乎有理由责问生活对自己的冷漠和歧视，抒泄那积渐于心的悲愤哀怨之情。但她没有。这倒不是由于矫情，而是由于她本来就真诚地认为“生活多美好”（叶文玲谈创作：《舒枝展叶话〈丹梅〉》，见《梦里寻你千百度》一书），真诚地认为“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不断生长，生活中的美也永远不会枯竭”（《发掘生活中的美》），而对个人的境遇，则毋须耿耿于怀；困厄艰难，也不会永居不变。所以，如果说她最初是以一个小姑娘的单纯目光，来天真热情地审视周围的一切，因而眼中呈现出一片欢快明丽的色彩，那么，她后来的顽强生活和创作，就应当说主要是因正在树立中的人生信念所使然。困难和挫折更加激发了她不甘落后和沉沦的进取精神，受过创伤的心灵对生活中明丽温馨的一面感受得更加敏锐和深刻。“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正是苦中求乐、自强不息的性格气质，不仅促使叶文玲矢志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且对她的创作思想、艺术追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个长时期里，虽然叶文玲的作品还稍嫌肤浅，但她融注其中的丹诚不灭的生活热情，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期冀和向往，却是应予肯定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叶文玲的前期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她初学写作开始，我国文坛以“歌颂”为主的创作风尚，必然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她对生活的认识和描绘。她的人生信念的树立，也显然与

在当时政治和哲学背景中形成的人们的普遍思维方式有关。文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拓展和深化步履维艰。叶文玲作品的基调，也难免受到那种固定模式的束缚。到“文化大革命”，虽然她并不像一些文学青年那样“是喝‘狼奶’长大的”，但正如她自己所说，也“或多或少地被喂过毒食”（叶文玲谈创作：《努力学习 努力探索》，见《梦里寻你千百度》一书）。因而尽管她当时多年辍笔，但一当操管为文，还是多少露出了所受影响的痕迹。如她在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的某些小说，就虽然是批判“四人帮”的，却还没有完全跳出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当然，对革命队伍中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叶文玲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感触和忧虑，如写于1978年10月的《晚香玉》，就较早地触及了个人迷信问题，虽尚嫌粗糙，但毕竟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可惜她未能在当时将此作发表，直至1980年，才通过收入短篇集《无花果》而问世。这些情况，令人对叶文玲这一阶段的创作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觉得尚有某种缺憾，也由此看到了叶文玲在攀登文学殿堂的阶梯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艰辛。

### 三

1980年春，叶文玲以她的短篇小说《心香》一举成名。这标志着她进入了一个创作成熟的新阶段。

文学的目的在于“使人变得崇高而强大，并能以美的神圣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高尔基语。见《高尔基与俄罗斯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对自己长期以来讴歌好人好事、新人新事，讴歌生活中的美和光明的创作方向，叶文玲并不懊悔。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和审美要求的提高，她

“渐渐悟出：光有创作热情是不行的，光停留在简单地反映生活现象上也是不行的”，“没有正视生活的勇气，没有体察生活的沉思，没有改造生活的热情，就不可能揭示激动人心的社会问题”，而只能“写些表现升平景象的‘歌德’文章”（《努力学习 努力探索》）。这一思考，表明了叶文玲审美理解能力的增进，也促使她对生活、对文学开始了新的审视和探求——仍矢志于寻觅和发掘生活中的美，但对美已不止于单纯的歌颂，而是努力使之在与丑的比较和斗争中被展现、被确认、被充实。这与叶文玲的前期创作相比，显然是一种超越。其代表性作品，即应首推《心香》。

《心香》诉说了—一个美的毁灭的故事，展现了一出令人心颤的悲剧。亚女天生丽质，有着美的容貌，美的心灵。但是，使她为之付出了自己真挚的情感，也寄托了自己美好理想的大学生岩岱，却只能捕捉美的外在形式，而没有真正发现和认识美的价值。亚女也错生了年代，触目惊心的遍地饥馑和日渐风行的“左”的思潮，使她美好愿望的实现失去了可能。结果，她虽以劳动者人性美的光辉，温暖和烛照着人世，也以自己所能采取的方式，为追求爱和美与现实中的邪恶势力进行着抗争，但最终还是成为“左”的思潮和市侩哲学的牺牲品，演出了一幕“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悲剧。作品讴歌美在非美的环境里闪烁着光辉，而且对于美的发掘达到了人性的层面，比起那些好人好事的叙写，显然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由于意识到对于美的主题的表现，仅仅建立在“对生活挚爱得近乎天真的诚朴”（《发掘生活中的美》）的基础上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自《心香》以来的作品中，叶文玲虽仍有时“一卸”“生活中那较为沉重的负荷，不带矫情地描绘出生活中更为明丽的部分”（叶文玲谈创作：《我心头的绿荫》，见《叶文玲小说选》附录），写出了以表现

新时期经济变革给农民带来的喜悦为主题的《舅公》(《上海文学》1980年第8期)、《上天堂》(《钟山》1984年第1期)等作品,但更多的还是通过对形形色色普通劳动者形象的塑造,来表现“任何屈辱的经历和磨难,都不能摧毁他(她)们挖掘美、创造美的意志和激情”(叶文玲谈创作:《丝丝缕缕话〈心香〉》,见《叶文玲小说选》附录)。可以看到,作家笔下的担水佬、洗衣妇、绣花女、小木工、老艚公、打铁匠、种菜的、打鱼的、编篾的、教书的、磨豆腐的、卖馄饨的等五行八业的荆钗布衣,大多是在磨难乃至屈辱的命运中被展示其心灵的。这些磨难或屈辱,其原因有的在于政治风云的变幻,有的在于个人际遇的坎坷,其结果或是悲剧性的,或是喜剧性的,虽为“异曲”,却有“同工”,那就是使善良的人们锻冶出一种顽强的生命意志,从而对人间的美好生活和纯真感情进行着坚忍不辍的追求。例如,“长塘镇风情”画卷中的担水佬新福(《井旁的柚子树》,《十月》1981年第2期)、乡村女教师秋爽(《秋爽》,《新港》1983年第8期)以及“百色人等”系列中的凌水仙(《凌水仙》,《莽原》1986年第2期)、阿品(《三眼坟》,《小说界》1987年第4期)等人物,便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作品,如果说尚有缺憾,那就是对于人物的心灵美,还未能充分展示其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遂使人觉得这种心灵美主要还不是在现实境遇中熔冶锤炼的结果,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的美德。它尽管也在与世间丑的对比中熠熠闪光,但所体现的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单纯的人性的力量。相比之下,叶文玲的另一些作品,如《小溪九道弯》、《浪漫的黄昏》、《清凉碧云山》、《此间风水》等,则显得更为深刻和坚实。

中篇小说《小溪九道弯》,讴歌了农村少女葛金秋的美好心灵。这种美好心灵并非仅仅来自对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继承,更主要

的是在与生活中的丑相较量,以及在自身跋涉、磨难过程中熔炼的结果。自己家庭的摇摇欲坠,城市亲戚的狭隘卑污,还有自身心灵历程的一度迷惘和失误,自然都曾使她感到痛苦,但同时也使她逐渐确立起对人生的理解和信念,从而对于美的追求愈益明确、切实和顽强。即使粉碎“四人帮”之后,她也有爱情失落的内心隐痛,个人际遇的苦涩心曲与社会生活的明快旋律形成了一种不和谐音,但这种生活的未能尽如人意,却同样使葛金秋经受了心灵的锤炼,结果总觉得家乡那清澈的小溪“仿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她的心头淙淙流淌”,实现了精神境界的美的升华。相反而成,《小溪九道弯》如实描绘了女主人公美好心灵在磨难中形成、发展的轨迹,这与《心香》中亚女形象的塑造相比,显然典型化的程度更高,读来也更觉真实生动,荡气回肠。如果说亚女的形象因主要寄托一种理想而能给人以启示,那么,葛金秋的形象就已因富于现实色彩而颇具效法的价值。

她写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浪漫的黄昏》,也显然可见叶文玲孜孜于开掘和表现人性美、人情美的艺术追求。作品将主要人物之一尹卉的性格形成,置于受到商品经济冲击的社会背景之下,写尹卉一方面深恶痛绝她那“一个半丈夫”对其人格、情感的玩弄与凌辱,一方面又利用母亲的寿宴进行商业目的的酬酢和交换,从而表现出她对人性美、人情美既依恋、缅怀、期冀,又不惜使之被亵渎、被污损、被销蚀的复杂心态。与《小溪九道弯》相比,这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思想内涵。面对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每一个人都不能不在价值取向上作出认真的、甚至是痛苦的抉择。《浪漫的黄昏》的创作,表明了叶文玲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但她似乎也有犹疑和困惑。这表现在作品一方面对尹卉的所想所为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承认,一方面又对另一主要人物尹如蝉的情感世界以及体现在她身

上的传统美德充满了由衷赞许和向往。不过，由于从总的倾向上看，作品最终还是站到了母亲尹如蝉一边，尤其是对她的黄昏之恋倾注了满腔的情愫，因此不妨说这是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而怀着对传统美德的温馨回忆和无限眷恋，为人性美、人情美的复归进行着深情的、痛苦的呼唤。由于读者不同，对这一审美理想和倾向自然未必都能首肯，但作家几年前就已关注的社会问题，却应当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收入本书的短篇精品《清凉碧云山》，也如作家自己所说，较为完整地表明了她对人生的一种见解，以及她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见叶文玲谈创作：《关于作家的职责与艺术价值的二度反思》，《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2期）。社会角色、生活境遇的反差，造成了石工根伢子心理的倾斜。与年轻女演员的口角，更使这种心理倾斜从情绪上被激化。他企图通过一个小小的恶作剧来获得一种幸灾乐祸的宣泄和满足，却未料在艺术美与现实美——前者指舞蹈演出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后者指女演员还只作为游客时所展现出的形体美、容貌美、气质美——的烛照下，反而更陷入了心灵的深深自责之中。直至经过了对小小恶作剧的忏悔和补偿之后，根伢子倾斜的心理才真正获得了平衡。这样，作品就通过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赞颂了美所具有的陶冶情操的巨大力量。根伢子的心灵本来也是美的，但它之所以在后来更见深度和力度，乃在于被开掘和展示出了它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作品尤为值得击节处，是美竟受到了亵渎和嘲弄——根伢子用一夜工夫找到红发卡后，本要送还女演员，却不料误送庸俗的青年电工之手，而青年电工又转而用来讨好他的“胖丫”去了。这一具有强烈反差意味的情节，显示出作家已不再止于对美的单纯赞颂，而且对亵渎和嘲弄美的庸俗世态，表现出极大的愤懑和不安。



短篇小说《此间风水》更见工力。它展示了寻常百姓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哀怨，赞叹了寻常百姓之间心灵的理解与沟通。一场腥风血雨，使初梅和香英的夫君相继死于非命。尽管此前她们曾为同争一婿而心生芥蒂，这时却无一幸免地被抛向了苦难的深渊。经悉心铺垫之后，作品以简约的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白”——两位年轻的寡母及其家人如何强抑悲痛而默默地忍受这场灾难，又如何因同“难”相怜终使两颗心灵紧贴在一起。全篇人物语言极少，在接近尾声处香英对初梅的一句极平常的关心话，竟如石破天惊，使人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为两颗善良心灵的重新沟通感到由衷的欣慰。作品最后是“大团圆”式的结局，如果去掉或许更好，但善良百姓历经苦难后心灵美的升华，已如霁月光风，令人没齿难忘。

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使叶文玲深有所感：对于美的“至纯至真的咏唱，已经不足以表现历史的深刻年轮，也体味不出生活所显示的粗砺之态”；因此，尽管她仍在不懈地为美而讴歌，但“歌声却杂进了许多沉重和沙涩”（《关于作家的职责与艺术价值的二度反思》）。她不仅让美在与丑的对比和较量中被展现、被确认、被充实，而且努力展示人物心灵美的自身矛盾运动过程，这就使其对社会生活的“美声唱法”在不变之中又有变化，变得更加深沉和成熟。

#### 四

叶文玲的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细密柔婉、文雅而又平实的艺术风格。

这首先表现在题材选择方面。在叶文玲的作品中，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却有无咎无誉的平民生活；没有紧张激烈的矛盾冲